



清 晨

○ 姚林中

阳光从窗帘的隙缝中照进来
外面是明亮的世界
往日车子疾驰的声音
没有了

鸟儿时而在溪石上跳跃
时而飞在水面

院子外的田野
霜化了
土松动了
春天的脚步近了

地名里的温暖情怀

○ 葛 鑫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,或是一片风景,或是一段记忆。而对于性情中人阿明而言,那些地名便是他心灵深处最温柔的触动。

杭州那个叫“留下”的小镇,贵渝边缘那个名叫“安稳”的小镇,后来云南曲靖市师宗县境内的“舍得”乡,它们都让阿明心生温暖。

四十年前的杭州,阿明初来乍到,租住在留下镇。年轻的他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与憧憬。“留下”这个名字,仿佛承载着一种历史的厚重与善意,让阿明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。于是,他决定在留下定居。

据说,南宋时期,皇室成员曾在此驻扎,并留下子孙后代。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,当地居民用“留下”作为这个地方的命名。

多年后,阿明遭遇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,他的脚步不再局限于“留下”,他决定出去走走。

他驱车穿梭在蜿蜒的山路上,路遇一个名叫“安稳”的小镇。阿明先是被小镇的名字触动,然后被小镇那份宁静吸引,决定安安稳稳地享受一顿当地的饭菜,再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。

安稳镇上的餐馆并不华丽,透着一种质朴与实在,每一口都像是从生

活的土壤里汲取的养分,简单却滋味十足。

那一晚,阿明不仅品尝到了地道的乡村美食,更睡了一个安稳的好觉。他感受到小镇独有的那份安稳,他想,这便是“安稳”之名的由来吧,一种让人心灵得以安放的力量。

转眼几年过去,退休后的阿明再次踏上征途。这一次,他的目的地是云南曲靖市师宗县境内的舍得乡。“舍得”这个名字莫名地触动了阿明的心弦,让他想起曾经的留下和安稳。或许,是因为这几个名字都蕴含着一种对生活的淡然与满足。于是,他毫不犹豫地驱车前往,去寻找那份久违的宁静与美好。

舍得乡,隐藏在云贵高原的一个微小皱褶里,宛如一颗遗落的明珠,等待着有缘人的探寻。

小镇不大,却依山傍水,风景如画。街上的房屋多为二三层楼房,阳台上还种着玉米,这不禁让阿明感叹土地的珍贵与人们对生活的珍惜。

走在小镇的街道上,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香气,阿明一行人选了一家食客较多的店铺,决定品尝地道的羊肉火锅。

然而,当阿明提出想再点几个炒菜时,年轻的老板夫妻却面露难色,告

知他们只会煮火锅,不会炒菜。阿明灵机一动,提出自己下厨,老板夫妻欣然同意。于是,阿明亲自掌勺,根据自己的口味炒了几道小菜,大家吃得津津有味,赞不绝口。

饭后,阿明便匆匆奔向三十公里外的万亩草原。然而,就在即将到达草原的那一刻,阿明忽然一拍大腿,惊呼道:“遭了,那顿饭钱,只是扫了码,还没有付款呢!”他立刻决定,不能让舍得的老板吃亏,玩好草原后,再走回头路去补款。

当阿明再次回到小店时,老板娘见到他一脸惊讶。阿明说明原委,老板娘听后,连声道:“真是遇到好人了,就冲你们这份善良,这餐饭我请了!”随即,她热情地为阿明一行人泡茶。

那一刻,阿明深刻感受到舍得乡人的淳朴与善良,这个小小的村寨虽然地处偏远,但这里的人们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真谛,让每一个到访的旅人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那份慷慨与舍得。

从一个地名,阿明记住了一个村庄,更认识了一群善良、淳朴的人。这些经历,如同生命中的一抹亮色,让人心生温暖。而那些难以忘怀的地名,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坐标,更是阿明心中情感的寄托。

AI写作盛行的年代，我们能做什么？

○ 张侠忠

如果说写作从软笔换成硬笔,再由硬笔换成键盘,只是书写工具的改变而已,那么如今AI写作的降临,则是写作中的大变天了。

我相信,很少有人比AI更渊博。《四大名著》《四库全书》《二十四史》这些皇皇巨著,在AI眼中可能只是小菜一碟。AI这个“大胃王”,可以瞬间鲸吞一座图书馆。你若去请教AI,瞬间就会明白:AI几乎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,而且比“宿儒”“通才”“度娘”等等更渊博。

很少有人比AI更机智。你的问题刚抛出来,你询问的话音刚落,AI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把答案即刻呈现在你面前。要说在大庭广众之下“抖机灵”,在紧密交互中随机应变,AI可是不遑多让的。

很少有人比AI更能干。他可以随叫随到,有求必应;他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;他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……你让他写啥,他就能写啥,只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,绝不推诿,绝不偷懒,绝不懈怠,包你满意。

要写啥,您说话,AI一定照办。你若“指物”,他可以“作诗立就”。你让他模仿某位作家的文风,他也能仿写得惟妙惟肖。你苦于“案牍之劳形”,有了他,似乎也可以一下子减轻

不少。不管你想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,只要你一声令下,AI差不多都能一挥而就。

AI写作,一个集渊博、机智、能干等于一身的“写作神器”。

AI写作来了,我们怎么看?束手就擒?坐以待毙?视其为洪水猛兽?还是皆大欢喜,躺在AI上面一劳永逸?都不是。

虽然他越来越智能,越来越像个人,甚至像个超人,能帮我们做许多事,作很多文,可能也会越来越具有“人情味”,将来说不定还能算作“第二个我”或“超级知音”。但是,现在,我们依然是他的主人,他只是我们的好助理、好帮手。

今天的AI,学习能力、知识储备、信息加工等等是比我们厉害得多,但他的思想意识、共情能力、创作品位、社会化等等还无法与作家相提并论。他还很难做到“情动而辞发”,写出引发更多人共鸣的作品。君不见,他也曾“强颜欢笑”,言不由衷,隔靴搔痒,言不及义,连篇累牍,制造大量“正确的废话”……

我们有我们的不可替代性,有我们的独特优势,有我们对AI必要的成全和补充。有了这些,我们就可与之和谐共生。

再说写作吧,很多作品都源于我们对生活、对生命、对时空、对天地万物的感悟、思考、认识等等。

我们的真情是不会落后的。“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”“感人心者,莫先乎情”“修辞立其诚”“吾手写吾心”……有了这些,诗魔还是诗魔,诗圣还是诗圣

我们的想象力是不会落后的,庄子的文、李白的诗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一不闪烁着人类心智的光芒。

我们的审美创造是不会落后的,《诗经》还可以传唱,《论语》仍是经典,324个字的《兰亭序》依然会光耀千古。

然而,AI写作,方兴未艾!

AI写作盛行的年代,我们能做什么?答曰:我们还写我们的!只不过可以视其为一位新交的“笔友”“学友”“文友”。子曰:“益者三友……友直,友谅,友多闻,益矣。”AI虽然不是一个实体的写作者,但是近乎“益者三友”,与之友好相处,“益矣”。

我们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;我们“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在文学的殿堂里,我们完全可以像当年同住一个宿舍的莫言和余华那样,一起书写各自的传奇。

胡家岭地处闲林西南部,2003年9月与原灵溪村合并前是寺前村的一个自然村。山岭海拔不高,仅200米左右,四面环山,晨起云雾缭绕,午间阳光明媚,日照充足,方圆数百亩茶园绿意盎然,满目生机。胡家岭的胡氏祖辈一直在此以种茶为生,自古以产“旗枪”出名。

妹妹(叶水娟)和茶叶打了一辈子的交道。20世纪70年代初,年方17岁的她被余杭县茶树病虫害预测预报站借用,在闲林从事茶树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,经常出没于胡家岭、灵溪等茶园。1975年,她进入浙江农大茶叶系深造,毕业后一直在余杭从事茶业。

一次,杭州市茶文化研究会来闲林西溪源洞山村口美术馆,观看《大地上的粮食》老照片展,一行人提到“龙井十八棵御茶是从胡家岭移植过去的”传说。这瞬间点燃了妹妹追溯历史的热情,“到胡家岭考察一下,看看还有没有古茶树的痕迹”这个念想在她心里形成了。

说干就干。妹妹联系上胡家岭原植保员胡树顺,叫了72岁老茶农程来根、65岁任建英帮忙砍柴草,非遗茶点创始人胡剑波拍照录视频,一行人踏上了寻找老茶树的旅程。

在一片苦竹园里,他们发现了灌木型老茶树。时值冬季,茶树枝上朵朵茶花,散发出淡淡清香,抬头仰望,老茶树枝干成直立形往上生长,可能是受周围苦竹遮阳影响,长得歪歪扭扭,高的看上去有四五米高,树的基部长出许多枝干。妹妹说,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灌木型茶树有这样的主枝干,而且长得这么高。

“这里是龙井头,山那边叫凤凰潭,这些茶树有二三百年了。”同行的程来根老人说。

一周后,妹妹约了胡氏家族后裔和胡树顺,准备了柴刀、锯子、榔头、卷尺,用红布条、毛竹片编标了序号,再次前往胡家岭龙井头茶山。我背着相机,跟他们一起上山,毕竟是上年纪的人,难免气喘吁吁。妹妹比我小8岁,年已七旬,我发觉她只要讲到茶叶就精神抖擞,跑茶山像个年轻人,还不时关照我“小心”。

在上次发现灌木型老茶树的地方,众人拿柴刀清除周边的杂草树枝,老茶

树渐渐显露出真容来。树很高,卷尺不够长,胡树顺砍来一支4米多高的竹竿作为测量茶树高度的辅助工具。

标了序号的毛竹片被一一插入被选中的老茶树旁,在枝干上还系了同编号的红布条。整整一个多小时,我们对其中有代表性的12棵(墩)灌木型老茶树的树高、枝干数、周径一一进行测量,还拍了照片和视频。

经测量,树干低的有2.5米,最高的达4.5米,地径周长小的有8厘米,最大的有13厘米,枝干都在2枝以上,最多的有14枝。胡树顺还锯下老茶树根部枝干,为进一步测算树龄作参考。

这时,我才发现,我的“茶痴”妹妹有多“痴”。已是古稀之年的她,一会儿用竹竿或卷尺测量茶树高度,一会儿蹲在地上数树枝,一会儿又双脚跪在地上或趴在树干基部测量周径。

这位毕业于浙江农大茶叶系、被余杭茶界同仁熟知的高级农艺师,已经与茶场、茶叶打了53年的交道。2010年退休后,她热衷于茶文化传播,考取了高级茶艺师、高级评茶师(国家一级评茶师),人们戏称她是“三高”,还参加了多届中华茶奥会“仿宋茗战”屡获冠军,自编自创自演的“太极茶艺”获金奖。

2018年被余杭区聘为老年大学茶艺养生教师后,她精心设计课程,激发学员习茶爱茶玩茶兴趣。正如中国茶网资讯报道的那样:余杭“茶痴”叶水娟从茶迷到传播茶文化使者,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茶叶的探寻和研究中,无论是穿梭山谷古道寻找优质茶叶,还是深入钻研品种和种植技术,她始终坚守着这份热爱。

我问妹妹:“你为什么要来胡家岭寻茶?”

她答:“我是闲林人,灵溪的外甥女,乡情在;我曾在这里工作过,这里有人情茶缘,50多年没有去胡家岭了,应该去看看;既然胡家岭与杭州龙井十八棵御茶有古老传说,追溯历史、传承茶文化也有我的一份责任。”

妹妹已将现场踏勘发现的情况向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作了汇报,引起了区、街道两级领导的关注。不管这两次寻茶是否有价值,但茶人的精神永存。

胡氏家族先祖胡敬朝(敬朝阿太)是安徽人,年轻时到杭州做茶叶生意。某日路过余杭的一个山冈,发现此处山清水秀、地域宽广,非常适合种茶。于是,他带领族人开荒种茶树,胡氏家族也慢慢在此兴旺起来,所产的茶叶因品质优良名声在外。

有一年春天,乾隆下江南来到闲林,喝到了产自胡家岭的旗枪,连赞“好茶”。自此之后,胡家岭茶叶被列为贡品。因胡家岭山高路远,运送贡茶不便,余杭知县决定把胡家岭的茶树迁到杭州附近。

于是,敬朝阿太在胡家岭挑了二十墩茶品较好的茶树,移栽到杭州狮峰山脚的龙井村,哪知迁移途中伤了树根,只种活了十八墩。有一年,乾隆又下江南,将狮峰的这十八棵茶树封为“御茶”。